



大院茶场

铁头太子墓

大院云锦杜鹃



大院云海

# 葱茏大院矗云上

黄建林

在罗霄山脉中部、炎陵县东部、万阳山西段，有一个方圆一平方公里的高山盆地，那就是大院。

大院是炎陵县海拔最高的一个村庄，海拔高1400余米。村庄不大，但是以大院命名的那个国营农场——大院农场却有8893平方公里，整个农场的平均海拔1350米，现有居民984人，散居在农场的11个农（林）业生产队，居民们的新房屋星罗棋布于农场的沟谷溪畔和盆地坡顶。大院农场的场部坐落于那个叫大院的山庄。人们来到大院，往往会发出疑问：一个高山盆地，为什么会取一个“大院”的名字呢？是因为它的所在是一个四面被山峰包围起来的盆地，就像一个用围墙围起来的庭院吗？

到大院民间一探访，才知道“大院”的得名有一个十分传奇的故事。传说元朝末年，出生在现在大院分场的一个林姓人家，一出世便是铜肤铁骨，黑不溜秋，丑陋不堪。家里的人看他的一副丑相，便不想养育他成人，当天夜里将他赤裸裸地丢放在柴火房的茅草窝里，要让他“自然冻死”。却不料到第二天，他不仅没有被冻死，反而呀呀作声，还手舞足蹈的要与人亲近。家里人便生了恻隐之心，急忙抱他起来，施以粥饭将他养大。因为他生就的铜肤铁骨，又喜好舞拳弄棒的，十五岁那年，家人把他送到铁瓦仙道观去习武。后来，他又学会了铁头硬功，武艺高强，浑身几乎刀枪不入，便去参加朝廷的武举，一举得中武状元，被朝廷收作“铁头太子”。却不料世事纷纭，天下动乱，新的义军动摇了朝廷的根基。铁头太子便乘势率领本部撤回老家的深山老林，以休养生息，伺机复元。在老家的山深处，他每个月都要坚持十五天率部练习武艺，其中在空旷的山谷盆地里大练十天，在自己家门口的山谷小盆地小练五天。另外的十五天，便带领大家一边种地，一边进山打猎，丰衣足食，休养生息。但是，新朝廷为了安全和太平，对不肯被招安的旧朝武装，分步进行剿灭。铁头太子便不得不打破平静的山居生活，率领部属出山抵抗前来进剿的“官军”。几次三番，官军的将领都被铁头太子打败，因为铁头太子“刀枪不入”。于是，官军便派出密探乔装进山，

探得铁头太子的夫人心里并不满意铁头太子的丑陋，便设计引诱他夫人上钩，从他夫人的嘴里探察到了铁头太子身上有一个隐秘的“死穴”藏在腋窝下，便秘布射手，在铁头太子洗澡之际，箭射他的“死穴”，把铁头太子杀害，平定了这支护元抗明的武装。后来，人们就把铁头太子带兵操练武艺，“大练”的地方谐音叫做了“大院”，“小练”的地方谐音叫做了“小院”，而他被安葬的那座坟墓“栾墩岭”则被叫作了“铁头太子墓”。

大院在宋朝鄱县建县的时候，隶属霞阳乡，一直到明末清初。清朝时候，鄱县（今炎陵）划分为十一个“都”，大院隶属九都，就是今天的石洲河渡一带。后来改属东区，再后来又改属永和乡。一九四九年，大院隶属石洲乡；一九五零年，大院由十九、二十组改为大院村。一九五三年春，设立大院乡，隶属鄱县（今炎陵县，下同）第四区；一九五六年五月，撤乡并入石洲乡；一九五八年划入石洲乡青石村管辖。一九五八年三月，建立国营大院林场，随后改为大院畜牧场；一九六四年四月，改为鄱县大院农场。二零零八年，设立大院国有林场，与农场合署办公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。人们一般习惯叫它“大院农场”。

大院农场山高林密，溪涧密布，神农谷的孟华溪就发源于大院农场的深山溪谷。这里年平均温度只有12.1度，年降雨量却有2294毫米，虽然高而寒冷，却是草木生长繁衍的极好处所，森林覆盖率达到96.6%。大院竹林绵亘，盛产楠竹和竹笋，年产楠竹60余万根，产鲜笋2200余吨。大院的杉树、松树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曾经翘楚于全县，不仅材质坚硬、密度好，而且径围大，径围在两尺以上的比比皆是，一度让农场和大院人富裕起来，令山下木材稀少的村乡心向往不已。当然，靠山吃山，山上的树木历经千百年才长成那么粗壮的雄姿和身材，砍完了又要等待数十甚至百余年才能有第二轮的收获。而大院最令人欣羡的还是那随着山岭连绵起伏的阔叶林，樟柏椿榉、梓楠榉榉……南方有的树木种类几乎样样齐全，仅国家和省级重点保护的植物就有四十九种。令人骄傲的是杉树，有石杉、银杉、柳杉、冷杉、红豆杉、穗花杉、三尖杉、南方铁杉等等。而大院的冷杉还被国家林业部门命名为“大院冷杉”，分布族群就在大院村庄附近马鞍形的一个山谷里。因为拥有这么美好的山水和气候资源，大院就成为了桃源洞（神农谷）国家森林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孟华溪上游的“神农飞瀑”，从高山入云的山崖飞泻两百一十七米，在葱郁的峡谷之中，在峻峭的山崖之上，构成了一道瀑布奇观。大院山间溪流潺潺，盆地凉风舒爽，冬有冰凌，夏无酷暑，还真是人们度假休闲、避暑休闲的好地方。大院高高矗立在群山之上，无论春天还是夏天，不管秋季还是冬季，只要群山有过雨水，山间便云雾缭绕，烟云飞度，峰峦沉浮，把大院烘托得如同一个仙境在云山雾海里浮游一般，于是，人们便把大院又称为“云上大院”。

大院是一个物产丰饶的地方，不仅盛产木材竹笋，而且每年出产药材五千余公斤，出产蕨粉五万余公斤，出产粮食三十万公斤。大院还是一个人文荟萃的胜地。千亩高山茶园所产高山乌龙茶已经荣获“国饮杯”全国茶叶评比一等奖，“万阳红”红茶也名扬海内外；万亩云锦杜鹃在每年四月天，吸引着天下“花友”和“驴友”在大院山水之间络绎不绝，弦歌不断；更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的中共鄱县县委旧址、鄱县工农兵政府旧址、鄱县赤卫大队队部旧址、毛泽东临时召集鄱县县委成员和赤卫队干部开会的旧址、红军医院旧址、红军被服厂旧址、马鞍形革命烈士陵园等等一大批红色纪念馆，它们都是大院最宝贵的财富。大院现在有了自己的小学、幼儿园、医院、农家书屋、体育运动场，商铺随路而安，三十多家农家乐傍山而居。一个生态绿色文化、革命红色文化交相辉映的天上人间——“云上大院”正在放射出熠熠耀眼的光芒。

于是，有客商慧眼识珠，在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与炎陵县人民政府签订开发“云上大院”森林旅游休闲康养综合产业项目，一个投资六十亿元的创建国家森林旅游休闲康养基地的“云上大院”正呼之欲出……

大院村全景



## 旧事回家

谭泽林

转眼，离开老家那座山窝，奔波城市已经20多年了。

从游子海边边缘，到立足城市中央一隅，其间曾经的懵懂尴尬、委屈吃力、甚至郁闷绝望，一一收藏于内心的文件夹，电话微信传回家的，大多是整理过后的笑颜和笑声。

最初是租房，合租、单间、一室一厅。骑一部锈迹斑斑的单车，穿梭于大街小巷。每天傍晚走出办公室，不敢轻易靠近光怪陆离的风声，只能在湘江岸边听风言和鸟语，然后悄悄拐弯到栖居的落脚点。

后来买房，成家，再换房。每当夜幕降临，行色匆匆下班后，径直回到安身休憩之处。

年终岁末，城市再一次按下慢放键。脱掉寒风，穿上阳光。收拾行李，加满汽油，驶往父母亲那边的高速公路，回家。

无需导航，回家的路线很精确。就算限速，也限制不了归心。减缓速度，一个个弯道的隧道，恍若母亲弧形的身影。放下车窗，空气里的负氧离子灌进来，洗脸洗心。

一个个高速公路口，是一个个他乡游子的驿站，南下的，北上的，求学打工的，经商从政的，众多接送春天的人，开车在这里转弯或者一大圈，终究要绕到归途。

到家了，家里新建的房子，也模仿城市高楼，有了点洋气。年已七旬的父母亲，依然守护着躲在新房子后面的土屋，他们用不惯液化气，坐不惯沙发，睡不惯席梦思，受不了空调。在那些经年消失的岁月里，父母亲已经与小木凳、硬板床、柴火灶、黑木炭相约一生。

一条大黑犬从低矮的屋檐下飞奔过来，仰天叫喊着，批评我们这些离家太久未归的人，把我们当成陌生来教训一通。不像它，一旦认定这个家，就坚定地守护一生。母亲摸摸大黑犬的头，打消它的火辣脾气，要它体谅游子的难处。

辣椒炒鸭，米粉蒸肉，土鸡清炖，冬笋炒肉，炒出一桌土菜，烫热一壶水酒，舀满一盆鲜汤，这些活对父母亲来说，是熊熊柴火中，几十年如一日打磨的手艺。

家人闲坐，灯火可亲。肌肠辘辘时，吸几大口香喷喷的烟火气息，有点呛鼻，但是可以疲惫的筋骨消解解乏。

走亲访友，晒晒红包，互换荣光，微信关注。煮雪烹茶，望梅止寒。

终究还是要返城。后备箱塞满了腊肉腊肠和土里土气，父母亲用纤维袋打包的红薯南瓜萝卜，依次钻进座位底下扎堆。

其实，城里不缺这样的荤菜素菜，缺的是家人亲人互相传递的热气腾腾。

车子的底盘压得很低，启动雨刮器，刮灰去尘，擦亮眼光，再一次远离乡愁。

在城市拼力那么多年，失意抑或顺意，始终对父母和亲人的嘱托保持敬畏的态度。就像从不敢怠慢家乡那一段颠簸的小路，再扎实的底盘和底气，再强硬的面子和里子，你只要稍不留神，就会被防不胜防的障碍划伤。

黄金周放假，读大二的儿子发来信息：“爸妈，我明天回家。”很直接的一句告知，却让我顿时泪目。原来，在儿子心目中，也是一样的定义，往爸妈的方向延伸，就是回家的路。

而我已经站在家的定位，等待儿子如约而归。在我背后的远方，阳光突然冒出来的山头下，是父母双亲翘首的凝望和念叨，越来越微弱……

## 真情

### 妻子的手指

肖又铮

我喜欢在早餐时喝稀饭，妻子给我盛稀饭时总是盛得满满的。从厨房到饭桌前有一段距离，她为了把碗端得更稳，总是用拇指扣住碗口。这样一来，拇指就很容易触到碗里的稀饭。

开始，我并没特别在意，过了几天才感到手指插进稀饭里太不卫生了。于是碰到妻子刚盛好稀饭，我就赶紧跑过去，自己把稀饭端到桌上。心想，她年纪大了，不是有点糊涂？若是看到她的手指接触到稀饭，要么马上提出卫生要求，要么干脆说：“我今天早上胃口不好，稀饭、包子、馒头都不吃了。”几次想极为严肃地向妻子讲述手指插进稀饭不太好，不知怎的，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，生怕伤了老婆的自尊。

两年多前冬天，我被查出腰椎间盘突出，去医院做了手术。术后，腰部不能动弹，只好躺在床上用便盆小解。一天，突然闻到便盆里一股水果的香甜味。我在有关资料中得知，糖尿病患者尿液，一般都有甜味，与肾结石和糖尿病的关系很大。我曾经患过肾结石，一种恐惧感骤然而来，我不禁大声惊呼起来。妻子慌慌张张跑了过来，连忙问我：“怎么了？”我像遇到救星一样，将心中的恐惧和担心一股脑全倒了出来。妻子听完，弯下腰在便盆里闻了一下说：“哪有什么甜味啊？老公，你别胡思乱想了。”她说完迅速便盆去了。我没心思听妻子说什么，只顾躺在病床上暗暗抹眼泪。不一会儿，妻子回到病房，欣喜若狂地告诉我：“老公你没有糖尿病！”可她又不是医师，我当然不相信她说的话，我问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它说：“你真的没有糖尿病？我刚才用手指在尿盆里蘸了一点儿尝尝，根本不甜。”额头露出白发的妻子，当那像小孩似的，伸出右手中指晃了晃。我的心不由得一震，眼泪似泉水一样涌了出来。以前，我还那么嫌弃妻子手指污染了我最喜欢的稀饭，然而她现在却用那手指尝我的尿液，我情不自禁地将妻子的手攥得紧紧的，泪水又流了出来。

比这件事更难忘的同样是一个冬天。不过那是滴水成冰的半夜时分，我在抽水马桶拉大便，从11:00呆到12:00，半个多月的便秘更严重了，几十分钟一直拉不出大便。妻子听到我的呻吟声，立即穿衣下床，将厕所电灯打到最大亮度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她让我再披一件蓝色大衣的同时，找到一块小肥皂，很快卷起右边衣袖，伸出手，俯下身子，用肥皂水滴进我肛门，接着将一点点大便，慢慢抠出来。我当即感到，妻子每抠出一丁点，都觉得轻松好多好多。大约10来分钟后，我感到很舒服，叫妻子歇一会。她说：“你舒服，我才舒服，你再坚持一下吧”。就这样，通过妻子对我便道的“疏通”，我逐渐排除了钻心的疼痛。次日，妻子陪同我到医院，取到一些药物，近一个星期后，病情才大为好转。

妻子啊妻子，你的手指是我身体的“报警器”，又是我的“急救神针”。我记得，妻子的手指虽不是按动电钮，发射卫星的高科技之手；不是扣住扳机，射中目标的神枪手；也不是摸准脉搏，看病治疾的白衣战士。然而她是世界上最干净最美丽的手指，也是老天赐予我的多功能法宝。就因为妻子的手指，握着不到一尺长的织针，为我编织了厚厚的紫色手套和蓝色的围脖；就因为妻子的手指，在房前屋后见缝插针地开垦出菜地，播种着菠菜、萝卜、白菜，让我吃到真正的绿色菜食，并挑拣最好的蔬菜送给左邻右舍，妻子看到我近1000米远的理发店，右腿行走不方便，去年专程买了理发剪刀，也因为她的手指，握着剪刀沙沙地定期为我理发；妻子虽只上过中学，每当我写完一篇文章后，她都会用手指出遣词造句方面的问题，以利我反复修改；2020年抗击新冠疫情和扶贫攻坚的日子里，妻子的手指数着一张张崭新的钞票，让我捐款，购买贫困地区纯真的大米和新鲜的水果……这就是，我70岁妻子的手指。

## 千金影讯 3月3日

你好，李焕英(2D中文): 13:15 14:00 14:40 15:40 17:05 18:05 19:00 19:30 20:00 20:30 21:30 22:00

唐人街探案3(2D中文): 14:00 15:35 16:35 18:10 19:10 20:45 21:45

刺杀小说家(3D中文): 13:05 15:10 19:15 20:30 21:45

人潮汹涌(2D中文): 13:15 15:30 17:45 19:15 20:00 21:30 22:15

侍神令(2D中文): 18:30 20:45

猫和老鼠(2D中文): 18:30